

三义寺破题

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十三·绣林山

□ 叶继程

3月1日,蒙蒙细雨中的江汉平原。石首城北,绣林山余脉的荒草深处,我与文友撑伞寻访三义寺旧址。

早春寒意尚未散尽,眼前的景象,与史志里“飞甍临江,香火不绝”的记载判若两物:一段青灰砖墙半埋在枯藤与新抽的杂竹间,歇山顶的瓦垄被野葛织成的网层层包裹,檐角的兽吻早已无存,只余断残瓦在雨里哆嗦着细碎的寒凉。墙脚处,几株野油菜顶着金黄色的花蕊,新翠数枝刺破荒寒,像是古寺不肯熄灭的余烬,在三月的眼眸里微微颤动。长江就在不远处。水风裹着初春特有的清寒,将我们的身影轻轻笼罩。残寺、江风、半枯半荣的荒草,分明是一部被时间啃噬过的活字书——它被三国风云的余响,深藏船民祈福的香火,承载着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历史遗迹的复杂情感,比如我与同行在绵绵细雨中的友人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,笔者对绣林山的记忆,始于童年时长辈口中“刘备招亲”的故事。那时只当是戏文,直到三月的风拂过耳畔,站在这残寺前,才真切感受到:那些被我们当作传说的过往,其实一直以砖瓦、碑刻、地名的方式,扎根在这片土地的犄角旮旯里。

石首,古称“石首山”,因城北有石孤立于江边而得名。而绣林山,则是石首城最富传奇色彩的地理坐标。

据《石首县志》记载,绣林山原名“阳岐山”。三国时期,刘备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,在此“结绣林为帐”,举行盛大婚礼,阳岐山因此更名“绣林山”。这一事件被罗贯中写入《三国演义》,演绎成“周郎妙计安天下,赔了夫人又折兵”的经典桥段。

而三义寺,正是这段历史的物质载体。在石首的民间传说里,三义寺的缘起与刘关张“桃园三结义”紧密相连。相传刘备在东吴招亲后,携孙夫人返回荆州,途经绣林山时曾在此驻留。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率部前来接应,众人在山上设坛盟誓,重申“匡扶汉室”的初心。当地百姓为纪念这段忠义之举,遂在山上建庙,初名“玄德庙”,后因供奉刘备、关羽、张飞,更名为“三义寺”。

清乾隆年间《石首县志》载:“绣林山,在县北一里,三国时蜀昭烈帝纳吴女于此,绣林为帐,因名。山有三义寺,祀昭烈帝及关张二将。”

在石首船夫的记忆里,三义寺更是一座“护佑之寺”。长江石首段水流湍急、险滩密布,过往船民每逢出行,必到三义寺焚香祈福,祈求刘关张保佑一帆风顺。久而久之,三义寺成了长江航运的精神坐标,也成了石首人“忠义”精神的象征。

如果说传说为三义寺披上了一层浪漫的外衣,那么史料则为它勾勒出它真实的轮廓。

三义寺的始建年代史无明载,但据《荆州府志》考证,其前身“玄德庙”应建于唐

代。唐代宗大历年间,荆州刺史庾准在《石首玄德庙碑记》中写道:“石首城北有山,曰绣林,昭烈帝驻蹕于此。邑人怀其德,立庙祀之,名曰玄德。”

到了宋代,玄德庙规模不断扩大,逐渐成为鄂南地区重要的宗教场所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《吴船录》中,曾记载他途经石首时,“登绣林山,谒玄德庙,见其殿宇宏敞,香火甚盛”。

明代,玄德庙正式更名为“三义寺”。明嘉靖年间《湖广通志》载:“石首三义寺,在绣林山,祀蜀昭烈帝及关张二将,明洪武年间重建,正统年间赐额‘三义寺’。”

清代是三义寺的鼎盛时期。据清乾隆《石首县志》记载,当时的三义寺“殿宇三重,佛像百余尊,僧众数十人,香火之盛,甲于荆南”。鄂南才子吴寿平为三义寺题写的楹联更是千古传诵:“红面关,黑面张,白面孔明,面面护着刘先生;奸心曹,阴心权,雄心周瑜,心心夺取汉江山。”这副楹联对仗工整,将三国风云浓缩于二十八字之间,成为三义寺最鲜明的文化符号。

三义寺的命运,与石首城的兴衰紧密相连。它见证了三国的风云,经历了明清的鼎盛,最终在近代的战火与城市变迁中走向衰败。

清末民初,随着长江航运的衰落与战乱的频繁,三义寺的香火逐渐冷清。清咸丰年间,太平军攻占石首,三义寺部分殿宇毁于战火。此后虽有地方士绅捐资修缮,却已难复旧观。民国初年,军阀混战,石首城屡遭兵燹,三义寺更是无人问津,殿宇倾颓,佛像蒙尘。

1938年,日军侵占石首,三义寺大部分建筑被拆毁,木料被用作修筑工事,仅剩一座山门和一段后墙。据当地老人回忆,当时的三义寺“断壁残垣,野草丛生,只有几只乌鸦在檐角盘旋,发出凄厉的叫声”。

1958年,为打通鄂湘交通,当地政府于三义寺旧址附近修建了“三义寺汽渡”。汽渡的建成彻底改变了石首的交通格局,也让三义寺的遗迹被彻底遗忘在城市的角落。

20世纪80年代,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,绣林山被纳入城市公园规划范围。当地政府在三义寺旧址上重建寺庙,定名为“东岳寺”。新寺采用仿清式建筑风格,伽蓝殿仍供奉刘关张像,试图延续三义寺的文化记忆。

而我们今日所见的残垣,正是唐代三义寺的原基。它被现代居民楼和三月初朔的草木包围,枯藤已冒新芽,荒草渐生春意,像一位被遗忘的孤者,默默注视着城市在春光里更迭变迁。三月的风掠过墙头,带着泥土与新芽的气息,笔者的目光抚摸着斑驳的砖墙,凝眸砖缝里刚冒头的苜蓿,像是在与千年前的工匠对视。

“你看这砖”,同行的朋友指着一段青灰

砖墙说,“这是唐代的砖,质地坚硬,纹理细密;旁边的红砖,则是明代修缮时补砌的。这一唐一明,跨越了数百年的时光,却在这三月的残垣上相遇,这就是历史的魅力。”

我们在残垣下发现了一块断裂的石碑,碑面已被风雨侵蚀,字迹模糊不清。经仔细辨认,认出了“大明嘉靖三十六年重修”的字样。这应是明代修缮三义寺时所立的碑记,可惜大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识。

“这块碑,是三义寺兴衰的见证。”他说,“它告诉我们,三义寺在明代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修缮,而这次修缮,也正是它走向鼎盛的开端。”

江风渐起,摇曳残垣上的柳丝窸窣细语。我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钟声,看到了船民们焚香祈福的身影,恍惚间,刘备携孙夫人在绣林山举行的盛大婚礼在眼前铺展。这些场景虽早已远去,但其余响,却伴着三月的春风,一直回荡在这片土地上。

三义寺的命运,折射出中国许多历史遗迹的共同困境:在现代化的浪潮中,它们该如何自处?一方面,历史遗迹是城市的文化根脉,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。三义寺不仅是一座寺庙,更是石首三国文化的地标、“忠义”精神的象征,若失去它,便等于失去了一段重要的历史记忆。

另一方面,城市发展的需求又不可忽视:三义寺汽渡的建成,打通了鄂湘交通,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;绣林山公园的建设,也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,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。

如何在保护历史遗迹与推动城市发展之间找到平衡,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在笔者看来,保护历史遗迹,并非要将它们封存起来,而是要让它们融入当代生活,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。比如,可在三义寺残垣旁建一座小型历史博物馆,展示三义寺的历史与文化;也可将三义寺的故事融入绣林山公园的景观设计,让市民在三月春光里休闲娱乐的同时,感受历史的魅力。唯有如此,历史遗迹才能真正“活”起来,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价值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,滋润着三月的褶皱,田野间隐约传来一声又一声的蛙鸣。哦,惊蛰近了。告别三义寺的残垣,我们踏上归程。

残寺无言,临江而立。它的余音,将伴着岁月平仄,永远飘荡在绣林山的风里,在石首人的心扉深处回荡。

作为一名从事田园调查的文学写作者,我深知自己的责任:既要记录历史,更要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。笔者希望通过这篇手记,能让更多人了解三义寺的故事,了解石首的历史,从而更加珍惜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。

残寺断瓦,古寺长江,前不见香火,后不闻钟磬。

一砖一瓦皆故事,一风一浪是人间。

活化楚都大家谈



从「看景」到「入戏」荆州文旅悄然开启破局之路

□ 张卫平

让体验经济,成消费升级新密码;令楚韵风华,为古城腾飞强引擎。当“99元门票”取代“一票一景”,“赤兔马”观光车上的NPC与游客对诗,“我在荆州演三国”,让游客从看客变为主角……

2026年的荆州,正用一场全城沉浸式“剧本杀”,为消费升级写下了最为生动的注脚。荆州文旅在“买买买”疲软的当下,敏锐地抓住“体验经济”的核心,从“门票经济”的围城突围,解锁了消费升级的“新密码”。

从“卖门票”到“卖时间”,算好“游客”大账。过去,游客常常在荆州古城墙下拍张照片就走,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费。如今,“荆州十二时辰”项目,用“99元玩4天”的低门票,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。这看似是“亏本买卖”,实则是“算大账”。游客停留24小时,就意味着多一顿饭、一晚住宿、一次购物,让流量真正变成了“留量”。

从“看戏”到“入戏”,激活情绪消费。消费升级的本质,是“心”的升级。荆州文旅不再满足于让游客观看冰冷的古城墙与出土文物,而是让游客“穿越”国袍、演张居正、结义桃园”。在九老仙都的仙侠幻境里,在张居正街的斗诗互动中,游客获得的,不只是一件纪念品,而是一段“我是楚国人”的穿越记忆。这种强烈的代入感,让游客心甘情愿为文创、为餐饮、为旅拍付费,“情绪”成了最昂贵的商品。

从“单点”到“全域”,构建商业闭环。体验经济,不是孤立的演艺秀。荆州用“荆币”和“赤兔马”观光车,将分散的景点、餐饮、住宿串珠成链。游客在互动中,赚取了“荆币”能直接抵扣消费,这种“玩得越多、花得越值”的机制,打通了“体验”与“消费”的最后一公里,形成了城市级的商业闭环。

体验经济的未来,在于在“一时火”走向“长久热”。如何让流量转化为“留量”?如何让网红变“长红”?荆州已经破题,但仍需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:深化文化IP的叙事张力。荆州拥有楚文化、三国文化两大超级IP,关键是要讲好“有代入感”的故事。可以为“荆州十二时辰”,设计一条更具张力和情感共鸣的主叙事脉络,让游客的体验成为完整的“时空穿越”之旅。

拓展“体验+”的融合生态。体验经济,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,可以与农业、工业、服务业深度融合。荆州的实践已经证明,“文旅+科技”催生了无人机光影秀、机器人巡游,“文旅+体育”带来了马拉松赛事活力,“文旅+非遗”让楚式漆器、楚简制作技艺活态传承。未来的空间,在于更大范围的“体验+”创新。

夯实服务保障的软实力。体验经济,高度依赖人工服务,服务质量直接影响消费体验。春节期间,荆南文旅区面对瞬时客流高峰,新增临时停车位2000个,延迟公交运营时间,组织百余名志愿者服务,正是用精细化的“软环境”支撑起火爆的“硬流量”。

放眼全国,体验经济正迎来黄金发展期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,2026年我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2万亿元。面对这片新蓝海,荆州有着独特的文化禀赋和良好的实践基础。从“荆州十二时辰”的出圈,到“楚乐八百年”的惊艳,我们看到了体验经济激活消费潜力的巨大能量。解锁消费新密码,重在体验;赋能古城硬实力,重在创新。消费升级的密码,不在价格战,而在于“体验感”。

当整座古城,都变成没有围墙的舞台时,历史便从书本里“活”了过来,消费的活力自然便奔涌而出。这,不仅是文旅的转型,更是城市经济从“流量收割”到“价值共生”的深刻变革。

楚史漫谈

为什么鄢陵之战是春秋时期楚晋争霸的终极对决

□ 余大中

春秋中期,楚晋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长期对峙,先后爆发城濮之战、鄢陵之战等关键战役。而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,作为两国之间的第三次、也是最后一次主力会战,不仅终结了楚国晋国长期的正面军事对抗,也标志着春秋争霸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,有文献认为,这次会战是楚晋争霸的终极对决。但是笔者认为,其所谓的终极性,只是体现在争霸模式的终结,并不是楚晋胜负的彻底裁决。

据《左传·成公十二年》记载,公元前579年,在宋国执政华元的斡旋下,楚晋有了第一次弭兵之会,亦即西门之盟,又称华元弭兵。但是,和平仅仅维持了短促的四年。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等,晋国西击秦国,北破狄人,解除了后顾之忧。另外,据《春秋·成公十五年》记载的钟离之会等,说明吴国崛起,导致楚国在东亚面临着强大压力。楚国与晋国的表面休兵,实际上都是为了积极争夺郑国这个中原支点。

彼时,郑国的动向和倒向,就是一个明显的风向标,直接牵动或左右春秋霸权的天平取向。据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记载,公元前575年春,楚共王以汝阴之田诱惑,导致郑国背叛晋国,郑成公与楚国在武城结盟。同年夏季,郑国伐宋国,并且获得了胜利,晋国的霸权受到公开挑战。晋卿栾书主张“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”,于是晋厉公集结四军,并征调齐国、卫国、鲁国等盟军的力量,讨伐郑国;相对应的一方,楚共王则亲率三军,以及蛮军部队,开始北上救援郑国。楚国和晋国这两个强大对手,最终在鄢陵这个地方相遇了,并将载入史册。

此时的楚晋两国,都是精锐集腋,最厉害的人物,几乎全部到达了前线。先看晋

军这边,其统帅是国君晋厉公,中军将栾书,中军佐士燮;上军将郤缺,上军佐荀偃;下军将韩厥,下军佐荀息;新军将郤犨,新军佐郤至。再说楚军这边,其统帅是国君楚共王,中军将司马子反,左军将令尹子重,右军将右尹子革。

鄢陵之战的进程,《左传》等历史文献有着详细记载,笔者就不再赘述。同时,鄢陵之战的过程又充满戏剧性,让人捧腹。所以,在此略举几例。当天,公元前575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,是晦日,晦日列阵,古兵家所忌,但是楚军却借晨雾,突然逼近晋营,也就不讲什么禁忌了;而晋军,则是采纳范文子的儿子士句计谋,填井平灶,扩大空间,就地列阵。战前,楚共王携晋国逃至楚国的叛臣伯州犁,登上高大的巢车观阵;而晋厉公则是与楚国逃至晋国的叛臣、斗椒之子苗贲皇,分析楚军弱点,《国语·晋语六》记载的原文是“郑军不整、蛮军无序”和“楚有六间,不可失也”,可能是说,虽然楚中军精锐但左右军弱,子反与子重不和,指挥系统存在裂痕,等等等等。

战斗开始后,晋军采用苗贲皇建议,先攻楚国的左军和右军,后攻中军,有效地击破了楚军队伍中薄弱的左右军。而楚共王则远远地望见,晋中军似乎兵力薄弱,就立即攻打,结果遭到晋军的抗击。晋将吕锜,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,楚军士气大挫。为了报复,楚共王召来神射手养由基,给他两支箭,养由基一箭射中吕锜颈项,吕锜伏于弓套而死。尽管双方都是生死相搏,但是战场上也呈现出一些矛盾的场景。比如,晋将郤至,见到了楚共王,“免胄趋风”,其意思是脱盔行礼;又比如,韩厥、郤至追赶郑成公时,故意让郑成公逃脱,其想法是“不可以再辱国君”,但是郑将唐苟却为保护郑成公败逃而战死。同时,楚国公子筏

被晋军所俘。用当今的眼光来看,这些戏剧性的细节,真是有点不可思议。

战斗从早上开始,一直打到傍晚,楚军受挫比较严重,晋军也有明显损失,但是双方胜负未定。楚共王决定,明天再战。子反派军史视察伤员,补充步兵和车兵,修理盔甲武器,清理战车马匹,命令明日鸡鸣时开饭,整装待命。晋国这边,也通告全军,作好准备,次日再战。最有意思的是,晋军故意放松对楚军的看守,让他们逃回楚营,报告晋军情况。楚共王听说后,觉得晋军已经有了十分充分的准备,就立即召见了反讨论对策,而此时的子反已经喝醉了酒,不能应召入见。楚共王无可奈何,只得连夜撤军。据《说苑·敬慎》记载:“子重谓子反曰:‘先大夫之覆师者,君不在,子无以为过。’”也就是说,子反退至瑕地后,被子重逼迫自杀。

关于鄢陵之战的历史性影响,笔者认为,宋代吕祖谦的评论比较中肯:“鄢陵之战,晋楚皆衰矣。”(参见《左氏博议》卷二十)。鄢陵之战标志着,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,影响力大幅下降。晋国虽然凭借此战重整霸业,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。中原战场沉寂下来了,各国开始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,弭兵运动走向颓势,影响力大幅下降。晋国虽然凭借此战重整霸业,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。中原战场沉寂下来了,各国开始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,弭兵运动走向颓势,影响力大幅下降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笔者辨析史料时发现,《左传》强调晋胜(用语是“晋是以大”)与楚败(用语是“子反其死乎”)。而清华简《系年》第十七章,则淡化晋胜,侧重楚受制于吴(参见《清华简系年辑证》)。还有《国语·楚语》记载,楚共王“惧晋之威”,这句话,可能是后世楚人对其战略收缩的一种说法,等等,值得思考。

文化荆州

二〇二六年第十二期 总第二百零三期
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179

翰墨荆楚①



素心不可易 即事多所欣
作者 黄文泉